

易經大全

十一卷

損益夬

十二卷

姤萃升

十三卷

困井革

特別
412
16
8

412
16
8

周易校正文易經大全卷之十一



兌下
艮上

傳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
 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為卦艮
 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為損下益
 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
 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為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
 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
 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
 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



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止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雲峯胡氏曰上下經為泰否為損益咸男女之交變而損則不交恒則交之不變而益則交咸者夫婦之情不交恒也極也損恒者夫婦之道交者夫婦之情不交恒也三益上六為損初九為益上而為四為五胡不謂之損謂之益益在下則謂之益上而為九下而為三為二胡不謂之益益在不可損也故損之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其為益民也可知矣民為邦本可益而不可損也此口屬上民也可知矣泰變也損九三以益上六也益上矣而謂之損何也蓋上以下為基譬之菜壟損其基以增上之高則危矣非益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傳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負之道不可行也）本義損減省也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剥民奉君之象所以為損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

應矣鄭齋蔡氏曰內本乾外本坤乾上爻與坤上
以內為貞主貞而得柔為損○進齋徐氏曰字信
實也損所當損適時之宜而有孚信可之理所
謂有孚也可貞者可以正固守此也其道可行故
利往損而有孚則元吉凶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
蓋損者拂人之情元吉無咎凶咎可貞而利有攸往也
胡氏曰損之外夫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
殺自坤柔外夫有如此反覆詳悉者損本拂人情
之未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無過未必不可固
守則其占可如此矣之則其占

豐之用二簋可用享

傳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
寧儉為禮之本故為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
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

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
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
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無不自
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
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
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
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
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本義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保子曰二簋與簋二

不同進齋徐氏曰曷之用者問辭二簋可用享亦
者答辭下之奉上皆謂之享即燕享之享也○雲
峯胡氏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
之用二簋可用享必用享為訓者損之時享猶不

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簋為中二簋為簡坎之時以一簋或一尊則又簡矣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行之行時掌反

傳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其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魯山李氏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寓至成也劉氏曰古之為上者無損下獲益之理故易以助公上者皆非盛世之事也乃有百姓輸已之財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益下則上俱益損下則上與上俱損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坤張氏曰損者損下益上故曰其道上行道者當然而然之謂以下奉止

損實益虛損有餘益不足其道當如是謂以下奉止九四故曰損上益下之九三故曰損下益上氏曰損之名由有餘而起益之名由不足而生有餘所以補不足也故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若多寡適稱則无所損益矣今觀損下謙本乾三畫皆陽過於富貴當損者也上卦本坤三畫皆陰過於虛乏當益者也當損而損當益而益是乃理之正事之宜也聖人豈以損民之不足者為損哉

損而有孚元吉元吝可貞利有攸往

傳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比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

畫善也而有孚加以而之一字則其義曉然矣

易之用一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

畫善也而有孚加以而之一字則其義曉然矣

柔有時

傳夫子特釋易之用二盞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盞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息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來則而一作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缺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易所用哉二盞足以薦其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盞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為過柔為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厚齋馬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盞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三剛而損其一止有二剛可以用享耳○潘氏曰於時為損則享祀何所用哉曰二盞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

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一作者无與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

本義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時。厚齋馮氏曰：損益之時，當損之時，謂當損之時。

象曰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傳 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脩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窒其欲也。本義：君子脩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忿或問：忿，難制。

故曰：懲忿窒欲，懲於其後，懲之起則甚，微漸到。

是塞其罅，窒其隙，朱子曰：初，懲也。不專是於今而戒於後，是怒。

耳亦曰：非是直有箇孔，始得懲去。塞了，但今而戒於後，是怒。

汗澤然，其中微，象如汗，人須當填塞，以窒其怒。

來故孫權曰：令氣如救火，窒怒，如木。

如頃，告子又曰：懲忿窒欲，必如是。

澤損，告子又曰：懲忿窒欲，必如是。

是此象，六十四卦，象如救火，窒怒，如木。

云思：此象，六十四卦，象如救火，窒怒，如木。

然念之，不懲，必至。於子之萌，當此禮問，何以窒其怒。

象也。節，齋，蔡氏曰：山下之怒，則愛物，怒則而水，斬於或過。

所當損，懲也。念也。良象，窒也。念則愛物，怒則而水，斬於或過。

益者，雷震，動則益風，窒也。念則愛物，怒則而水，斬於或過。

則損，澤動，則益風，窒也。念則愛物，怒則而水，斬於或過。

也。然，懲念，易窒，欲離，蓋忿，屬其，發也。氣，皆所，當損也。

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欲屬陰其痛人
能如出水之浸淫民无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
欲不出故室之難懲念唯用心之剛者即能制之室
欲不唯用剛非見理之精本易察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傳損之義損剛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初以陽剛應於
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
損也而不自以為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
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也
益上也於為下之道為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
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
不及皆不可也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六四之陰繫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
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
深也朱子曰酌損之在損之而不猶可以斟酌也
損益之謂損也初九之損也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
能用伊川說又云易解得委以難解處多今且從地
說去則到那古時又自別有詳有應處難緣為定說
也其所為事則曰損之特當以下陽益上陰也
其所以作為之而速往以益上也四損而下者不當有
為其道也其有餘之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下者不當有
之其節也故无咎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下者不當有
九以剛居剛而當損之初酌損之云峯剛則為之初
過故可自居剛而當損之初酌損之云峯剛則為之初
初則又未可自損之過故當酌其深淺之宜而不
自傷其本量其所受隨器而止酌之深淺之宜而不

傳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本義尚上通廣平游氏曰四之志欲復其疾而初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傳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無而非損也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

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董氏曰二以剛益五之柔亦如初

度以助四一以剛居柔更損之將至媚說以狗五矣故既以利貞勉之復以征凶警之○廣平游氏曰象之情說而陽性行動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

上也雲峯胡氏曰二剛中无有不正倘不能自守故當損初九九二則正矣故凶卦唯九三剛過乎中柔而得乎中不自損其其所當損而損之過初以剛居柔言益不言損此又易之微意○南川吳氏曰初九之意相反初必自止其陽而速當上往就四二當利於正固而不可上往就五初之蓋初以陽居而益之五則不損已而益之蓋初以陽居

陽二以陽居陰故不同也。○雙湖胡氏曰：二雖弗損然與六五為正應以剛濟柔固未嘗无益之之道。

參曰九十一利貞中以爲志也

傳九居一非正也。處訟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宜有中而不正者。宜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謂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太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臨川吳氏曰：以其中爲志而益六五利在自守不且行性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二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上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一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一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

相合

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醲
 謂醲厚醲厚猶精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
 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一也
 故三則當損高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光血之
 明且大者莫過此也程子曰自然則如此道無與不仁而陰
 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况一亦无對有陰
 日三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况一亦无對有陰
 行得細陰陽之感去換得陰陽對待唯二而已則
 說得其交一陽上感去換得陰陽對待唯二而已則
 餘其好而當損此所以損九三而益上六也故曰
 根食男女構精而有萬物化生之功矣故曰一良人
 其夜也得也

本義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

人也一陽生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
 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
 也建安丘氏曰此爻之損也所以為損也下體之
 三則柔偶合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三上六下而為三
 損以二之損而各故如此其論也雲峯胡氏曰
 行而損一之損而各故如此其論也雲峯胡氏曰
 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致一
 各致其專則戒占者當致一之類皆兩而巳本義兩相
 義已盡之推之繫辭致一之說已自是夫子之大旨而
 程傳則又推之繫辭致一之說已自是夫子之大旨而

卷白 人行三則疑也

傳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
 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中溪張氏曰夫

道苟參之以三則疑心生焉此聖人因一人之行
而得致一之理也○雲峯胡氏曰損因三而三故
必損六三然後陰陽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
於上為得友上於三為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
與六五為兩天地二與五為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
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速有喜无咎

傳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時而應
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
凶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
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
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
可喜也○宋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

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揚氏曰
者俱謂之疾偏乎剛者念之疾也偏乎柔者念之
疾也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念之疾也初九之
陽也為應損其柔者初九之疾也初九之疾也
張氏曰初九之疾也初九之疾也初九之疾也
其疾也初九之疾也初九之疾也初九之疾也
此疾唯速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傳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然語辭有疾初九可
喜因人而云之
故曰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

之剛陽是人君能處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
能如是天下執不損也自盡以死之故或有益之
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眾辭龜者决是非吉凶之
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策不能違也如此
可謂大吉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則天下之龜弗克也

本義柔順處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
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
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益之十朋之龜句弗克也易象自是一法如離
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謂龜也類其多損益二卦
說龜一在二在一在五是類說去未濟與既濟
鬼方亦然汪考章說

龜之十朋之龜句弗克也易象自是一法如離
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謂龜也類其多損益二卦
說龜一在二在一在五是類說去未濟與既濟
鬼方亦然汪考章說

不得為朋東谷鄭氏曰凡日或益日有之皆謂不期於得之也皆謂不期於得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自

傳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蓋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利有攸往得臣

无蒙

傳凡損之義有三損已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已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

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已從人下體二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一也一也以剛陽居上若用其剛以損削於下非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服之衆无有内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内外之限也本義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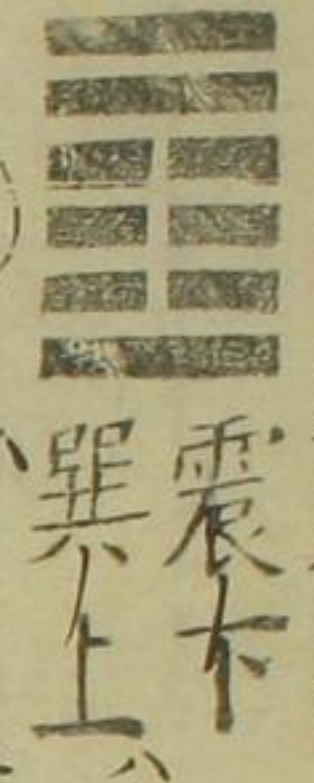
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
 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姓
 惠而不費其惠廣矣故又曰得臣无家臣宋子曰得
 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臣宋子曰得
 則可見其大矣云峯胡氏曰弗損益之
 同而意其二當益上之時不損其所守乃所以益
 上而受益至極則又當推以不費是也惠而不
 損已而後可以益人者所謂惠而不費也曰无咎
 不費其惠也故得臣无家其得也
 又曰自吉利有故性者九二先其言利貞而後言弗
 損益之二剛中无有不自吉者上以剛居益之九曰
 貞損益之无然而又曰自吉者上以剛居益之九曰
 也故其所欠之无然而又曰自吉者上以剛居益之九曰

子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傳馬上下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

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或問損卦下三爻皆
 矣是損已從人止也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已而
 自到有以益人宋子曰三爻无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盛到極處去不得自好自足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了却不好去不得自好自足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底意只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唯是因陳抽說損已益人底意只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識得聖人能順勢自好自足是受四損已益人底意只是
 之故卦辭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損四但卦辭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可損之但卦辭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建安丘氏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合六交觀之損者損下益上陽以言損大有益上坤亦可
 位俱剛可損也故下則損乾之陽以言損大有益上坤亦可
 矣故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上故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陰虛曰損其疾而益言五則初下益也聖人
 而得三之益不待損人或益之損已故曰三弗損益此

又謂震損而得益者也



傳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為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為陰者損也陰變而為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朱子曰損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和木厚則和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也隆山李氏曰益者損卦之反也損卦兌在下本乾卦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陰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九四以益坤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則損上之虛則損下之實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上而益下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下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上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上而益下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下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上則謂之益其道一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傳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本義益增益也為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

象也乾陽在下損乾之陰九三以益坤于上則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九四以益坤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則損上之虛則損下之實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上而益下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下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上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上而益下則謂之損交而益下則謂之益其道一也則損下而益上則謂之損交而益上則謂之益其道一也

卦之下故為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張氏曰益增也其卦下請本坤上艸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既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齊則利涉也

謂之益而內為主凡物以不與焉厚其本也

氏曰易象中虛上下二體皆木所以利涉大川

香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道大光

傳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為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

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為自上下下之義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

進齋徐氏曰損上益下者損上之剛益下之柔也

其下道大為光也故為益

益字上兩皆皆以釋義益其下

上者非道也光損下之道

損剛益柔一也而損下為益

謂非聖人之一得也而損下為益

以年饑用不肥亦於此有意也

百姓於損上益下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益深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

傳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

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雙湖胡氏曰

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傳益之為一无為字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

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

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為上巽

下震故云木道非也本義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木益字之誤如何朱子

曰看來只是見得只是木字其見一朋友說有八卦

之金木火土有五行之金木火土如乾為金

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

取象震為木乃東方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之四

結故也雙湖胡氏曰利有攸往以二五之中正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

傳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為益

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廣大

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施始鼓反

傳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一方所无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陰山李氏曰天施地生指乾坤初體而言上應於乾之生育而為巽上施下生為震坤以濟无所不被故曰其益无方雲峯胡氏曰益增益也日之進天之施地之生无疆无方皆刑容增益之義也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傳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本義動巽二

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又以此極言贊益之大臨川吳氏曰以卦德言人事之益窮已也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取修乃來是也天布施地發生物六易四而達於乾而交於坤也蔡氏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所謂與時偕行也人言益道之適乎時也運安丘氏曰時者損益之準也上不足而下有餘則當損下而益上可損而損此損之時也若下不足則當損上而益下可益而益其可益之時也益二豕聖人皆以特言也震胡氏曰震巽於益之時春夏正當天以特言聖人體此凡益所以為益之時故曰有慶賞而時偕行言聖人體此凡益所以為益之時故曰无刑威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

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无若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

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本義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

益亦猶是也宋子曰遷善當如風之急雷是一箇急底物見人

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急底物見人

物已善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此子

字輕改過問莫是純遷善便如雷之改過否曰不然遷善

如黑之改過字重遷善如滲淡之物要使之自然改過

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但是

改過須是入段勇猛始得○中溪張氏曰挽萬物

助益君子取象如萬物者莫疾乎雷風飛雷厲交相

所以改之必如雷之迅則有即之義此則遷則改

之而聞善不能從不善則改之遷善改過胡氏曰

見則遷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遷善改過胡氏曰

過有則改之自外而益也改過遷善改過胡氏曰

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過當益胡氏曰

東萊曰氏曰損益二象最切學者損无如愈愈益

无如遷改者甚易知推到精密

處甚難遷改者甚易知推到精密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

以无益物雖居至一至无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

已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巽一作於賢才

巽一作於賢才

巽一作於賢才

巽一作於賢才

也在下者不能着為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太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太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无吉則不唯在已存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无吉然後得无咎

中溪張氏曰初九為震動之物受四之任者重矣故利用為大與之進齋徐氏曰物剛在下為動之主當益之時受上之益者則宜用之不為大有作與之當用之審大善而吉乃可无咎苟時用無其位故益元吉乃得无咎也

○王氏曰得其震動而九其象也故益之爻用享帝用凶事用喫國皆大有作與利是也

本義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

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為大作必无吉然後得

无咎 朱子曰過者是事然道理蓋有事難在為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初九在下盡善未免有咎也故孔子釋之曰下不厚若作在下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傳 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巳當之

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本義下本不當任
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朱子曰利用大作
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當厚事如子之
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元
不當如重天之雲峯胡氏曰元在下者以分言之本
必大善而吉庶可塞咎云耳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求貞吉王
用享于帝吉

傳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
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
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

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
故或有可益之事則眾朋助而益之十者眾辭眾
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
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
中正虛中能得眾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
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
守也一作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
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為虛受剛為固守求
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
應而以柔居柔疑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
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

以享上帝猶當獲吉况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
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
甲寅張氏曰六二以柔居中而受益之象夫
則象皆明合而益之故

本義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其象占與損
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

受上之益故又為少郊之吉占
底道理也○損安五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
之六五為善益之二曰永貞吉則以爻位皆柔不能
固守故以未貞為戒也又曰元吉則謂其居得尊位以柔
龜象順之自物至上與損之自二至上益之自初
至五皆外實中虛所以取諸龜也○雲峯胡氏曰
損五上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
下卦之中當上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五元吉二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傳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
之事眾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
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
應固在其中矣

本義或者眾无定主之辭
定也恒或承之損益或
益之或在人者未定也

雲峯胡氏曰乾言或躍
坤言或從或在戎者未

必求貞而後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
二非陽也而曰王用享于帝吉者占在二則永貞
吉在王者之占則為享帝之吉占也享帝亦以下
而受上之益故於下卦之中言此可見占法矣
二臣也豈特臣可占哉二簋可用享慎之持用也
王用享于帝益之特用也
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

圭

傳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為益者者字无果於為益用之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為益乎唯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已患疾雖當凶難以以字无義在可為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為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為而无

為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為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通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為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可得反以剛果任事為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予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為義故不論其本質也朱子曰伊川曉慶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百指刺吏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如此說

○林氏曰凶事有三有扎瘡之時政有死喪之禮
荒甲兵之政乎○降山李氏曰周官以委積待凶
荒以荒禮衰凶○或弛其政或去其官以委積待凶
所取以荒禮衰凶○或弛其政或去其官以委積待凶
廩以取以荒禮衰凶○或弛其政或去其官以委積待凶
氏曰以取以荒禮衰凶○或弛其政或去其官以委積待凶
乃非常益之用也長凶奉君也何答之有○西溪李
心苟自信酌中為之可也如此故可無咎有孚以
授荒杜之○信酌中為之可也如此故可無咎有孚以
致授荒杜之○信酌中為之可也如此故可無咎有孚以
致授荒杜之○信酌中為之可也如此故可無咎有孚以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
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
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
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故有凶事之象中行在信之卦公雖見於外而
皆亦唯在通中之信而已○雲峯胡氏曰下而
有也益之下通中之信而已○雲峯胡氏曰下而
能也益之下通中之信而已○雲峯胡氏曰下而
公用圭如動信也○王通曰信之九信而信之
以警則震動也○王通曰信之九信而信之
乎中以則震動也○王通曰信之九信而信之
此三以則震動也○王通曰信之九信而信之

傳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
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稟承於上乃專任其事
唯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

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本義益用
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雲峯胡氏曰交
之凶自取之也三之凶人畜之也欲其困心衡慮
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中行告災從利用為保遷國

傳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
而下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所以益於上也唯處
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定於中也故云若
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
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為依遷國為
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

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

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進齋徐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
諸公上而見從况四與初為往來之爻四有上遷
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初於用者為依衆心之
所欲雖遷徙國都之大
勞亦成功而致益矣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

下為心而合於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

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

後能立此文又為遷國之吉占也雲峯胡氏曰遷

初初自下而遷於四也坤為國四下之初有遷於
象三四皆非中三而中則告公而可以復許之曰利
而中告公則見從矣皆戒辭也於四復許之曰利
用為依遷國者損乾之初陽下益坤之初陰四與
初上下往來之爻也故於初曰作於四曰遷二為

郊之吉占此為遷國之吉占皆非小益之事也○
依依五也以四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
依矣用之遷國何往不利○誠齋楊氏曰周遷依
晉鄭刑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曰若盤唐之遷
亮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
山李氏曰初利用大元吉是禮也三益用凶事也
主用享于帝吉是用之於大禮也三益用凶事也
用之於大災也四利用之於大體也三益用凶事也
依遷國是用之於大遷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傳爻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
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
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
其志之不誠也中溪張氏曰益志謂益民之志也
所以告公上而見從也觀盤庚三篇可見古人益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五之一無中正相
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
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
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以君居得
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
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以君至
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
之德澤為恩惠也本義上有信以惠于下則下亦
有信以惠於上矣不問而元吉可知剛中有孚象

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

惠心者非可人給而家養之也聖人之仁如氣
之春華斯加彼使欲富壽安佚之為德矣○中溪張
氏曰上之孚下以則人為惠下之孚上以德為惠○
雲峯胡氏曰益莫大於信惠我德下有德信以孚惠心
上有信以益下也大有孚惠我德不問而元吉可知矣
○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
○言惠不言益益之大者而順下之心即洪範所謂
謂皇建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順下之心即洪範所
順上之德即洪範所謂錫汝保極者是也

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
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為惠是其道
大行人君之志得矣白雲郭氏曰損之上九言大
得志蓋目損得益而為得志

也此言大得志蓋有君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皆
而懷其德是為大得志之時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傳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
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
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
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廢聖
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
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
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謂作當

速改也

本義

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巳故莫益而或擊之
立心勿相戒之也或問或擊之朱子曰或擊之無
疑且闕之○損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不
好如損六五和成益六二損上九損上九好益上九
恒○變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上管巽等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心勿相戒之也或問或擊之朱子曰或擊之無
擊之也此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胡
吉益極則損而凶是以君子中不益而或擊之○
上九剛居上之極求益不已人莫益之而或擊之
嗚呼九五之吉由中執有不自心者哉○厚齋
氏曰益卦相之交也巽下震上為恒震下巽上為
益今益之窮將復易位而為恒矣故震下巽上為
聖人戒之以立心可恒也不然凶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傳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
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
若切於好利敵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
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
之者非其偏巳之辭也苟不偏巳合於公道則人
亦益之何為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
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為善則千
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處巳益之者自外而至是
也苟為不善則千里之外遠之上九求益之極擊

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
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
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
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舉求皆以
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本義莫益之
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反
有擊之者矣虞翻曰莫益之偏辭而言也其求益
則非特莫益之且求益而擊之者矣二不求益而或
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
是孰有以來之哉○安丘氏曰益者損上乾之
陽以益下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上則益在
下矣其在下卦初與四為往來之交受初之益故曰
故曰利用大作二得五之益而又受初之益故曰

或益之三益時唯凶則不可不益故曰益用
凶事此三益皆受益者也其在卦四以順下之
動而為益故曰利用遷國五以感人以誠而致益
故曰有孚惠心上則不知損己反以求人誠而致益
人或擊之美故曰莫益之或擊之此三爻則處益
而當損者也

乾下
兌上

傳夫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无下而不已
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
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
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
盡眾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

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

之時也臨山李氏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夬揚于王庭言號有厲

傳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

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

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

故云揚于王庭乎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

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

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

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

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朱子曰

之於此則无患也朱子曰

告自邑不利即我利有攸往

傳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

之於此則无患也朱子曰

之於此則无患也朱子曰

之於此則无患也朱子曰

革之故聖人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
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
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
九之爲寇也戒兵者強武之事不利即我謂不宜
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
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
子之道有未至也故阻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
道益進乃夬之善也建安立氏曰不利即戎與莫
人常伺隙與兵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
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利即小人之不利固
徒以力角力則此則君子未必有勝於小人而道
天下一決之爭爾此則由聖人之未所以深戒也
死不利矣故曰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
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
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
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
戒之之辭保子曰只以五陽之盛而此一陰猶欲
自色不利即戒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
武而王庭乎利於陰消湯長之說亦無時不戒其
口問之卦聖人於陰消湯長之說亦無時不戒其
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其
以安意肆志只此五陽去一陰亦易靡所不至爲
虞峯胡氏曰夬只此五陽去一陰亦易靡所不至爲
危與警戒之辭不與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君子
明以至於安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君子
之衰而遂安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君子
事或武也而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不可以君子
利往也而爲臨爲泰爲夬也

聖人承復其辭平承其辭危蓋陰之勢雖微莫
或可滋窮或為敵君子固無時不戒懼尤不可於
小人道乘之時忘戒懼也聖人為君子謀至矣於
利見利乘之易於退於見決一陰之雜君子進
子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為君
子者安可以易心處之也哉

柔曰夫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傳夫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
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健而能說決而
能和決之至善也允說為和爾氏廷端曰內健則
能決之至善也允說為和爾氏廷端曰內健則
隆山李氏曰健決於剛說於柔外說則能決而
齊健決則夫之道不傷太過於是為得矣
不義釋卦名義而贊其德爾氏廷端曰此卦或
卦義而復贊其德是德也君子之德也以此五剛
柔宜無雜者然君子勢雖可如此健而說決而

揚子王庭云柔五剛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
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
於王朝木庭使眾知善惡也

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

傳盡誠信以命其眾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
无虞而光大也

和君子之德固自如此也
五陽決夫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盛亦无
內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陰也無不及亦无
過和者无時故和者光過
不及之中也

易六十四卦卷之六
下歷一
十一

告貞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傳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夫之時所尚謂剛武也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傳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上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

本義此釋卦辭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

加于眾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

為純乾也朱子曰永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謂一變則

子不能无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規剛長乃終

之言則聖人宜不欲小人盡去於剛也
乘剛則書志變也
依剛則書志變也
人足為天理也
猶足為天理也
剛長乃終也
其崇陽抑陰也
亦以五剛也
敢以五剛也
審而不易也
子自而治也
容上惡而法也
力上而法也
監謫賢才也
後世眾賢才也
以除君側之惡也
機失事可敗禍致可不戒哉
上君子之義而家國從
君夫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也
夫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也
夫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也
夫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也
夫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也

施始歧反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傳澤水之聚也而土於天至高之慶故為夫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漑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土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本義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得則忌未詳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傳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往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夫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

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
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詳彼也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
其象占如此其象占如此
居陽位壯者決之勇也○
兵法也必得其道也○
戒其往也○
哉○
下首以剛進○
猶布衣論權臣壯於前而先動者○
○
三○
五○
其往固自不勝○
當往之時而戒其用也○

象曰不勝而往也

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
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九行而有咎者皆決之
過也○
不勝在往先者乎故○
卒困於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

九上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傳夫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

惕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惕長將及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
備慶共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
有兵戎亦可勿恤矣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
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
戎亦可勿恤也朱子曰王必夜有難恐後有兵
未幾果有過寇者告之帥必夜有難恐後有兵
則有戎備矣故雖莫夜之時卒有兵戎之變亦不
用憂恤也居柔以臨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
陽之盛而決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詩然若
警之輒有備如此雖有兵戎而無懼至亦勿憂矣
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栗峯胡氏曰
故乎號皆此指九二之義柔合衆剛柔故惕號
實

傳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
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戎備何事之足
恤也九居一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
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
學易之大方也張氏曰
而無憂也顧承龜反

九二壯于頄有凶君子夫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傳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爻曰壯于頄有凶獨

易經

卷之

十一

行遇兩若濡有愠君子共共无咎亦未安也當云
壯于頄有凶獨行遇兩君子共共若濡有愠无咎
夫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
剛果於決者也頄顙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
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
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兩三
與上六為正應方群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
應之故不與眾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
云遇兩易中言兩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
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
斯時則能去決謂夫其決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

當遠絕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
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
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兩字又有濡字故誤
以為連也一作誤也
此一爻與六五為應也故易之有中與上六應初九應故爻言獨
自順不與六五為應也故易之有中與上六應初九應故爻言獨
復夫九三處五陽之中與上六應初九應故爻言獨
善也則為捨小人從君子也陰處陽中獨復以應陽
陰惡也則為捨君子從小人也陽處陰中獨復以應陰
言之則為捨君子從小人也陽處陰中獨復以應陰
獨與上六為應也故易之有中與上六應初九應故爻言獨
之曰來女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謹所擇乎小人從君
徒也舍君子從小人也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謹所擇乎小人從君
子无咎也舍君子從小人也九三取凶在汝取无咎亦謹所擇乎小人從君

本義 頄顙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

之故无咎與壯而有凶者異矣
賢徒駁反 次七私反 且七餘反 詁卦同

九四臂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闐三不

信

傳臂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
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眾陽並進
於下勢不得安猶臂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居
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群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強而牽
挽以從群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
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闐善

而能用克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屯卦九居
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
剛中曰臂居柔之物故瑩嗑剝言膚皆陰爻○李
氏曰四以剛居柔欲決而泥於和故止則不能安
有臂无膚之象進則不能前有其行次且之象不
果於决也○西溪李氏曰四與眾陽並進於下勢
故重无意除○西溪李氏曰四與眾陽並進於下
且四若無能牽引則與六同事心不能斷故其行
不中非能决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
不與眾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
决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
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
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朱子曰牽羊悔亡其說得於
詳慎之○張子曰牽羊謀而

先之蓋牽羊者非挽拽之謂也讓之使先居則有肯前之勢故也○東谷鄭氏曰羊之性狠居前而力挽之則牽羊而不行却行而使先則行矣○調牽羊者讓而先之九陽居陽又君位在陽之先可也九如牽羊居陰而在陽之先宜乎有雷少且之悔九如牽羊居陰而在陽之先宜乎有雷後則可以亡其悔然又曰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剛必無人之志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之悔言當信而剛必無人之志聞言不信者蓋如牽羊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傳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

九五覓陸夫央中行无咎

傳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覓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覓陸今所謂馬齒覓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覓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覓陸為易斷故取為象本義覓陸今馬齒覓感陰氣之多者

明也臨川吳氏曰位不當謂以剛居柔故次且且

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算
陸然若決而決之而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
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者章陸一物商
乾其子赤陸○漢上朱氏曰算黃澤草也葉柔根
堅且赤二種○陸亦澤草也葉大而柔根大而深
有赤白者蓋二應上五比上皆當決之而一深
其決而者蓋二應上五比上皆當決之而一深
位在下不能決○雲峯胡氏曰當決者陰也陽也
之陸象其感於陰而算陸又感陰氣之多者取
勉之其勢過於三戒其行則无咎者陰氣之多者
夫或失之時故以五月卦
瓜始生之時故以五月卦

彖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傳爻辭言夫夫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
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
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
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
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
久之意深矣本義程傳備矣
合乎中行則无咎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
慶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
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是這意思所以禪
著便走將那裏去致雖无此意孔子作象所以禪
爻辭之不足如我自致致教慎不敗之類甚多中
行无咎易中之不憊地看言人占得此爻者能中
則无咎不然則有咎○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

易經大卷下五十一卷

潛有所繫吝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鄭氏
剛中曰五剛並進同力與六比當央陰之時得中
容有牽私象猶以爲求光也○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行之道而象猶以爲求光也○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上應三健躡也健於求光也○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說體也程傳曰健於求光也○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有所繫故於中道未得所欲則離道矣○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及此獨曰於中道未得所欲則離道矣○雖以九五之尊得中
世君心切於非甚嚴後蓋其於履也痛後世風俗之

上六无號終有凶

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
君子得時决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
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中溪張氏曰上以
其乾矣陽長陰消理之必然勿用號咷其終有凶

不可以久處也終即承辭剛長乃終之終○潘氏
於凶兆終終在上高而危滿而益豈能長守富貴哉无

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

反是或問爻之義如朱子曰九二言揚號上言九號
多言勢也又問曰以五陽决一陰君子充體充言九號
之勢則往不勝九則曰告自邑不利即君子初壯于前
趾則往不勝九則曰告自邑不利即君子初壯于前
率羊則厲戒懼于無時而君去觀上之道須先自治
而嚴窮無號有懼之不可安肆耶曰去觀上之道須先自治
勢窮自號有懼之不可安肆耶曰去觀上之道須先自治
嚴謹自號有懼之不可安肆耶曰去觀上之道須先自治
其爲戒深矣○脚蓋不可而君去觀上之道須先自治
上六曰陰所號峯胡氏曰九二聖人於五陽未嘗
詩之曰吉一何所號峯胡氏曰九二聖人於五陽未嘗
難蓋君子明於洞達難進易退而小人網繆固結

周易校正文易經大全卷之十二

巽下
乾上

傳姤序卦六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

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

次六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

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下

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邵子曰復次利

姤次六不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未有不亂乎

夫而不姤者防乎其防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古文姤作遇也亦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易改為今文為姤也亦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易改為今文為姤也亦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卦猶是古文鄭本同

易改為今文為姤也亦謂易之大綱○厚齋馮氏曰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豆反

取七陰反

傳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

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此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如女

其理生之漸於陰不言者亦扶陽抑陰之意也况謂之復者本失之而今來復謂之始者本非所望

柔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得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本義釋卦名朱子曰何以此小人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消長陽消一分大抵陰生都即是一箇陽氣只是有物是陰消處便是陰是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是陰來謂之姤是故陰往而窮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而為言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傳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本義釋卦辭陸山李氏遇五陽女下於男即相比附有女不正之象故禮故取女或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媾正亦曰勿用取女六三以陰而自求陽其行不順故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

章萬物章明也

本義以卦體言

宋子曰大率姤是

箇得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出聖人隆山李氏曰看
見得那天上以坤之初六變乾初九之義是為五月五
巽下乾上象以晝觀之光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
地在辰為午南離之非品物成章而何陽物相見乎
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成章而何陽物相見乎
曰五陽在上而一陰生於下以陰遇陽是天地相
遇也於時為夏至夫天地不遇則陰已遇陽則品物皆
乎離育而有品物成章之義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傳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

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

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

本義指九五朱子曰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

其於蓋天地相與又是別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
九五或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故曰剛遇中正
九居尊臨下其陽剛之道得行於天下故曰有
大行剛中之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勢
九漸盛柔傳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揚
抑陰之意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傳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

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

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

皆甚大也疎水同馬氏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

求遇不遇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
禹稷臯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
則泥泯於衆人之中後世
誰知哉姤之時義大矣

本義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或問本義云幾微之際
不同何也朱子曰不好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
於此○雲峯胡氏曰他極言之大矣亦然本義不曰
辭後別引天地聖人而極言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
曰極言之何也蓋柔遇剛遇中正遇之不善者也曰品物成
章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遇之善者之時義大矣哉
非替遇之失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人之
為善亦既誠意忽有一小人欲長於下幾微之際大
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傳 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

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
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

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
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主或稱后或稱君

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
方救法開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

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
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象地施乾象命巽象告四方取風行地上義類同始
為大風之風自上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類同始
歷大風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中溪張

氏曰風者天之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中溪張
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

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

命唯王言一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无相與之
理而君民之心始遇矣○季氏開曰天子曰元后
諸侯曰群后四方
天下皆可言四方

初八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
蹢躅

傳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
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
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
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
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

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
也承陰躁之物故以為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
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
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君子小人
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
微則无能為矣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
可知一陰始生靜止則告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
小人使不害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
正也故以羸豕蹢躅曉君子使深為之備云輿安
回結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非以全
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遏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
○張子曰承初羸豕時力未能動然志欲往也

易經大傳卷之五十一

得申剛而止物九二象繫下五陽之下一動而一靜分而為一靜正
陰之柔能自繫下五陽之下一動而一靜分而為一靜正
而吉也動而使小則見凶矣一動而一靜分而為一靜正
一凶之設占使小則見凶矣一動而一靜分而為一靜正
盛時矣然非特為人欲之萌蓋有其於心天理人欲
謀至矣固如是也人欲之萌蓋有其於心天理人欲
則能以自止之而不當五陽故於女為壯矣此指一卦而
言五陽之下當五陽故於女為壯矣此指一卦而
不可忽也中溪張氏曰初六取象非壯可畏也
物而在此下之象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得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
之千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

乃貞吉也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道牽三曰行未牽初柔有必進之勢而三之剛其
能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始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
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二
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群陽在上而又有
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所鮮克貞固二之於
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
包者草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
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

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直之魚豈
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則雜
矣中溪張氏曰魚陰物之美者指初六也初與四
為正應魚則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以陽
細陰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為賓矣此豈四之
利乎故曰不利賓當如程傳
即三人行宿一人之意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
巳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眾則其為害
廣矣故其象占如此張氏曰初五陰曰貫魚
之包容之於內而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
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眾則其為
魚將為利之貫魚矣不可畏哉或曰初應在四有
豈能包之曰卦以遇合為義遇合之友未嘗擇配
也二近而先斯得之矣○李氏曰初五之貫魚配
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初六五无不利而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傳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直之有魚
包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潘氏曰一能行魚則
而不及之故四无魚也○中溪張氏曰當遇之時
二近四遠一陰不能兼一陽陰之於義則不及賓
雖善漁而利不被及矣

九士一臂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傳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
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臂之无膚也處既不
安則當去之而居始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

所欲也故震雖不安而其行則次且也次且進
難之狀謂不能速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
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
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
至於大咎也一有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
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
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此言九三之
始之三即夫之四也故皆有醫无膏其行次且之
象但夫一陰在上故下之五陽皆終而上始一陰
在下故上之五陽皆反而下其陰相求之謂則
然也夫九三之志亦在乎初初比二應四與三无
繫二乃介乎其間求與之遇而承乘皆剛進退不
能故曰醫无膏其行次且也雲峯胡氏曰三下不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遇於初故行居不安之象前无應於上故行以
進之象○震山李氏曰易之六爻惟九三自能以
下多厲无咎之辭皆非也則不中
須知戒懼然然後危而復安者乎
傳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
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傳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
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
六其所有也四當始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
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一以比近也宣
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
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
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
主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
將作矣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
其象占如此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
无魚也巳之正應與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中
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虞翻曰
遇非正應故四為初為正應无遇之象遇既非正
則非正者得之二為初為正應无遇之象遇既非正
故其占如此

傳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也為上者有
以使之離也本義民之去已猶已遠之也魚曰包
遠重其行商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
民○虞翻曰氏以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
別以爲

九五以杞包瓜令室卑有隋自天

傳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字有道故
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
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
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
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

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
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賢若其
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
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苦人
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
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釋子曰高宗如賢之意與易如卦同九五以把包
以把包有隕自天把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
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降生賢此之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其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
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

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
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
无而條有之象也則陽氣復自天而言能
外子曰有隕自天而言能
都換了這節也則陽氣復自天而言能
中正魚皆象陰也則陽氣復自天而言能
九正附顯而生易包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才而
陽皆曰制之有九五當陰化消息之居陽明之非
致九章一除章九此造化明之章以虛中之非人
擇我口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九天位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地復有生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曰一親初生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若思之親初生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五與初生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之瓜也此張不離其於天命之正則所遇之時

含章美辭以待之是雖陰陽消長時運之常而道
化未有不回者如其將可轉而為復乎則之變
陽窮上而復生於下其有自天之象乎○變
湖氏曰九五飛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變
出謂之潛龍化爲龍水一人之進局而頓更事
卦大興之重賴諸君了包制而九五至於
如自天之人有險其現聖人作而萬物覩氣象爲
知所以運其物矣

魯曰九五含章中正也

傳所謂含章謂其含蘊蘊字九中正之德也德充實
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隄自天志不妄命也

傳命天理也含遠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含

於天理所以有隄自天必得之矣雙湖胡氏曰命
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中溪張氏
陽復生之機含章德以自天陰始生之際而如
與遠民相命而巳○臨川吳氏曰志不妄命辭意
之曰遠也故不曰命天命之不舍而曰不妄命也
不妄命也故不曰命天命之不舍而曰不妄命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傳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爲
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
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
也巳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巳致之
故无所歸咎臨川吳氏曰剛而在上者角也至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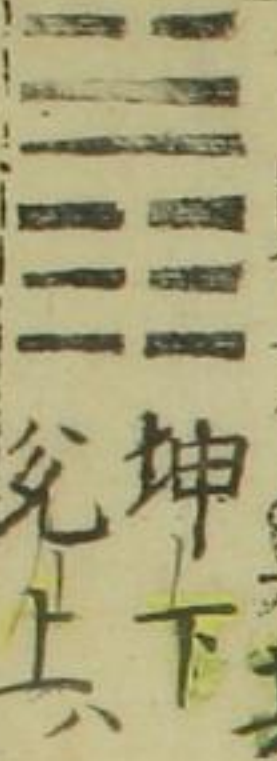
可進剛而能觸竟以何如哉故各○潘氏三
高而傷物者角也此遇合誰其與之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

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
為吝道然在可也制之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不與物遇之時
純然在外上○充制之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不與物遇之時
上於初陰之所○充制之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不與物遇之時
本卦正不遇於初陰之所○充制之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不與物遇之時
本非正不遇於初陰之所○充制之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不與物遇之時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傳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
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中溪張氏曰姤其角與
齋蔡氏曰姤者以柔遇五剛而成上窮之義○

唯近者得之而正應者反凶也二最近故先窮



坤下
兌上

三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凶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以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近以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初取義也故六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為二得非遇之居已先者故六之剛以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亦欲之陽乎二而不遇也五之吝遠而窮也四之相
章且聽之命去則初而遠則無則礙二介四難得之向初
使之上窮天君之計○亦不曰當又最遠之理也故無
戒初六進不中計○亦不曰當又最遠之理也故無
三重剛以不中計○亦不曰當又最遠之理也故無
无咎者以不中計○亦不曰當又最遠之理也故無
遇不與其進也

利見大人亨利貞

傳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
爭事聚則密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
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恃入安得亨乎故
利貞利貞之時利見大人西溪李氏曰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
不以正其能亨乎而高宗初興立漢社稷皆以
係武王伐商載主而行高宗初興立漢社稷皆以
係人心也必得其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正故曰利
見大人萃不以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正故曰利
陽居五而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
之為萃而五陰從之也然此者眾陽始附而四陰
人作而萬物觀之也故曰利貞而四陰從之聖
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貞無咎又
群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特也非比
特上五和應而已哉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傳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
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
莫不皆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
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字厚
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
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
不能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
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動而
有裕天理然也

傳萃之義聚也順以一而作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
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
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
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
是不能也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以為聚者以其坤順而兌說也上有剛中之王而
下得衆中之意此君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傳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
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
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

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
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
乎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傳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
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

也中溪張氏曰王者至於有廟得以致其孝享之
誠此敬之所聚也○川吳氏曰致者至其
也蓋此敬之所聚也○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胡
得聖人觀萃卦設為在神以聚祖宗精神於其間
以盡孝子之心也

卷之五 萃卦 第五

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

順天命也本義釋卦辭子曰順天命說去得只是

是與不以天此他親相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

得那利用禱之性以祭所以稱其曰大牲血祭之盛

也物萃則動無不順故利有攸往性○臨川吳氏曰物

聚人聚則動無不順故利有攸往性○臨川吳氏曰物

者宜往此皆順天道之自然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傳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

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

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

本義極言其理而贊之

情之○惟齋徐氏曰天地萬物所以聚者不一而足

其聚而現之情通者一情之不可得而見其情之同

感之以成所以聚則皆有所謂天聖人之於地聖人

也萃之理也所謂聚以正所謂順天命之於地聖人

道於所聚極言感通之理於所聚則曰極言恒久之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傳澤上於地為聚萃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

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

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

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
所以戒不虞也本義除者脩而聚之謂或問澤
萃君子以除戒器戒不虞宋子曰大凡物聚眾盛
慶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必慮必無爭終人
多少中間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備如人必慮必
在地中今却上於地是當預為之備如人必慮必
故取象如此却上於地是當預為之備如人必慮必
不防則亂除其弊壞也○雲峯胡氏曰除戎器則
簡治而除其弊壞也○雲峯胡氏曰除戎器則
器而聚之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散也○
進安也君子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非武也○
亦不虞也君子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非武也○
戒不虞也君子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非武也○
窮兵黷武以事四夷文豈成不虞之義乎

勿恤往无咎

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
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
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
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
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眾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
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
之群矣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
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

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果子曰：『不知如何說箇一握底，出者當如是也。』來○節○齋○蔡○氏○曰○有○乎○應○四○也○不○終○乘也○三○乘○相○比○亂○萃○者○也○○夔○胡○胡○氏○曰○初○當○萃之始○何○遠○至○失○信○亂○萃○者○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乎○皆○陰○柔○不○无○咎○耳○取○象○有○蒙○全○卦○義○者○此○爻○蹠○笑○以○陰○相○得○可○兌○長○故○也○○雲○峯○胡○氏○曰○不○終○陰○柔○不○能○固○守○之○象○亂○陰○雜○之○象○一○握○陰○聚○之○象○萃○與○此○比○無○相○似○此○初○信○充○實○其○終○也○自○有○他○吉○萃○約○不○與○四○應○而○或○於○二○人○戒○之○曰○若○號○呼○九○四○正○應○則○不○無○以○陰○聚○者○也○聖○勿○恤○二○陰○之○笑○而○必○往○從○庶○乎○可○以○陰○无○咎○矣○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傳：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群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論羊畧反

六一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傳：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亂其辭，微九爻之辭，開一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持一作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

乃利用禴乎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
也非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乎
乃者謂有其一作乎則不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
於上上下字有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
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
禴之義也乎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比天
下之聚在誠而已宋子曰好但若如此則用禴說如伊川
影于印恐不德地想只是說祭非卦同○進齋徐
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二以柔居柔中類聚而安
於下五以剛求歸於四有二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
則吉无咎○厚齋馮氏曰則候二五本應相引而萃
泰與小畜之二是也本爻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
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後上下皆以誠而無與不
安丘氏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而無與不

尚禴文猶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
用禴則非所以禴也○中溪張氏曰禴卦以用大牲而
隨其時有孚乃用禴為利何次曰備物乃王豈所以
下所以通乎上也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
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

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

可以祭矣宋上朱氏曰湖則胡氏曰禴祭以禮大

享則先王也○湖則胡氏曰禴祭以禮大

明則先王也○湖則胡氏曰禴祭以禮大

答則先王也○湖則胡氏曰禴祭以禮大

禴則先王也○湖則胡氏曰禴祭以禮大

誠實明乎字中虛信
之誠實明乎字中虛信
之本中實信之質也

易五
下五
十一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傳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遷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群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觀其味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

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而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下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入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性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笑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策谷鄭氏曰下二明皆萃於陽利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性歸於上上雖不相得不窮小吝而亦无咎也○運安丘氏曰萃初三兩乃皆萃於聖人無咎也○其以深成夫四之不可地而萃於上以正相聚何咎之辭有○○雲峯胡氏曰典唯性從上見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非正應故曰往无咎耳上六明怪无位又非正應故曰往无咎又曰小吝者以別初之性昨應也故雖无咎又以其應也故无吝少之本義以上為正應之窮交正應二字恐誤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東谷鄭氏曰上體說之能巽而受之无咎也

九四大吉无咎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

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
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
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本義
上比九五下比眾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
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中溪張氏曰四
初比三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則
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大吉蓋善乃无咎
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大吉蓋善乃无咎
竊者九四可以承九○健安丘氏曰此爻與九
四同義隨四以承九○健安丘氏曰此爻與九
臣逼君之象在隨以承九○健安丘氏曰此爻與九
而後无咎聖人之戒深矣○雲峯胡氏曰此卦五
陰皆比五之陽萃四陰皆聚歸五與四之陽
萃非有位者無尊位而得眾心非大吉安能无
咎如益之初九在下而受上之益且成之曰必元
吉无咎然則萃之九四在上而受下之萃成之曰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
大吉然後為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
百雲即氏曰四得上下之
聚而非君位故言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眾而君臨之當正
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
矣一作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
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则无思不

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
 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
 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
 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隆也在脩
 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
 至也蓋有遠造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
 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
 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群生有尊大之義焉有
 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
 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

時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永貞
 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或問九五萃有
 正當萃之時而信則信則信則信則信則信則信
 言當脩其元永貞之道也元永貞之道也元永貞
 曰卦二陽爻居九五之萃為有德也九四臣位
 則君也故九五之萃為有德也九四臣位則君也
 匪孚有悔也必盡其道元永貞之道也元永貞之
 而元永貞之道也元永貞之道也元永貞之道也
 雖有德則可致天下為之萃者或有不信當脩其
 之德則可致天下為之萃者或有不信當脩其德
 其始永貞以善其終比與萃非獨歸之故九五
 之善也一則專則比與萃非獨歸之故九五
 顯比之吉萃以二陽則衆陰順從唯五之主也
 分比之吉萃以二陽則衆陰順從唯五之主也
 其萃故在陰有匪孚來貞之戒此萃而天下不得

如此天下之廣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傳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
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
之未光大也本義未光謂匪孚或問萃九五爻
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朱子曰見不得讀易到這處
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雲萃胡氏曰四
必大吉而後无咎位不當也五有位矣而匪孚志
猶未光也然則欲當天不之萃者不可无其德
可无其位有其位者又不可无其德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傳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

此作是

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
齋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
惡絕不知所為則墮獲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
也齋音咨第夷皆矣
柔之常態也

本義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
如此而後可以无咎也平庵項氏曰齋咨
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洟○建安丘氏曰上六
苟能於聚終極而散說極而悲理之常也上六
○雲萃胡氏曰三求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无
求萃不胡故齋咨三求之時而以憂戚處之則
夫萃極盛之時也三則嗟上則齋咨涕洟以應
象今也初則嗟三則齋咨涕洟以應

倚伏而盛滿雖居故大象有不震之戒而六爻皆
言无咎者必能補
過而後无咎也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傳小人所處當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
地至於困窮則鎮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
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
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
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獲躁撓甚至涕洟為身蓋也
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
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
○建安位氏曰萃聚也卦性二陽而四陰皆求萃

於陽者然九五得位大權九四有權无位故五萃
有正則二引吉无咎初應三與五應萃五者也以
得正則初乃亂乃萃三萃如嗟如聖人欲其舍剛而
往萃於五故初與三皆言性所萃而上以柔乘剛
則濟於五故初與三皆言性所萃而上以柔乘剛
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九萃乃天或行應
之真情負情相合吉而辭皆曰九萃乃天或行應



巽下坤上

傳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
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
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
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於上時也說若
者方可與言曰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傳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
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
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
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
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
大有卦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董溪王氏曰坤順也巽

亦无遠而不用其順也以此為升字有未亨者乎
順五以剛中而應之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

道以別之也知力二之才足以升也乃用順應之
應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傳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
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
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有一作福慶而
福慶及物也臨川吳氏曰六五見九二九二亦升
張氏曰萃升皆曰剛中而應相得而有慶也○中溪
柔升剛中在下其勢必進而應萃剛中在上其眾必
二為大人聚者下之勢必進而應萃剛中在上其眾必
所忌故勸以用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
陽升為憂而陽見大人勿恤者言上之三陰勿以
升則有慶矣

南征吉志行也

傳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中溪張氏曰九三苟能前進其志也一言有喜即象之有慶也五言大志得行宜象之志行也○平庵真氏曰用見大人勿恤或陰也南征吉勉勵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

大

傳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因其固然之理而

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中溪張氏曰地中有木順其生理則自萌發而世也自溪張氏曰地中有者必以順木之象也始生伏於地中積者必以積其高可子體巽順之象以積其德自見其積者以順故也君大也順德坤地象積小以高大巽木象○曰雲朝氏曰萬物之升其象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且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升而困及之矣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慎意

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朱子曰樹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爰進若

一日不進便退也。勉齋黃氏曰：升言順德謂物
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
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
義為長。○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
德之進也一息不進則其必念念謹審事事皆
當如林之升矣。

初六九升大吉

得初以柔屬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
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
任者也。九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
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
則當任初之際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
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潘氏曰：初

下无應於上本不能升。潘氏曰：九二剛中之臣陰陽
志合而相允。九二援而升之所以大吉。賢者在下
而允與非與特許之知何以自奮哉。

本義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
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王氏曰：柔

手允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大吉之象。○雲峯胡氏
曰：晉三象九下為二陰所信也。升初九升上為二
陽所信也。以陰言陰故大吉。不助。

象曰九升大吉上合志也

傳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
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道。一作所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易經卷之六

傳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
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
以剛而事弱若龜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
不以誠其可以一以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
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
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
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
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乎乃謂既乎
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
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
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

本義義見萃卦
中而能生木者也
可薦之於神明矣
然五柔未易動
禴者宗廟之禮
後用禴則上廟
六二與六五應
手而禴亦利故
中而禴亦利故
之於二反卦六
萃六二以柔萃
六二以柔萃於
中而應其以柔
疑於進之辭亦
而剛則能審義
答也

萃卦
卷之六
十一
十一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
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
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
而又无有可一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
象云有喜益牯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
喜也建安丘代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交
回二中也五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以
二能感五五能待二乃成升道故贊二為之升階也
大得志

九三升虛邑

傳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
一作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樂哉本義陽實
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
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雲峯胡氏曰陽一故實陰
入无人之邑其升知
此之易者剛正故也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傳入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張子曰上皆陰
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傳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
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

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
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
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
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_{无咎}之辭何
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
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
言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_{无事}於升當上
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
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
文王乎進帝徐氏曰岐山在禹貢雍州境南坤西
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脩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
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

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也臣也其
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過上之嫌矣故在
其義可乘見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
傳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
本義義見隨卦或問亨于岐山只是亨字
序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義不祭山川之謂也王
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而取義不知升何義曰
湖氏曰此卦上坤兌坤正西里視岐山為西方故
在西山此卦上坤兌坤正西里視岐山為西方故
在坤位西里視岐山為西方故
鬼神之義
上通之義

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
故云順事也雲峯胡氏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文
通之吉而无僭通之咎之四不言
升者可以昭文王順事之心也
本義以順而升登於山之象雲峯胡氏曰象自
言其升之易也

六五貞吉升階

傳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
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信賢
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
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

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

彙升矣已交程氏曰下應剛德之位自二升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

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階升之易者

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信雖有升虛邑六五先貞吉
足象升之易也九二剛正故无成辭六五先貞吉
皆象升之易也九二剛正故无成辭六五先貞吉
升階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也
尊位其進甚易故曰升階也
階先儒以爲踐階蓋貞吉然後可以升
也○中張氏曰坤為土故曰階六五柔進而上
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豐鎬可以尊
處九階之上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升階而後升階之象者謂升也
尊位其進甚易故曰升階也
階先儒以爲踐階蓋貞吉然後可以升
也○中張氏曰坤為土故曰階六五柔進而上
行貞正則吉階而升之則由岐山而豐鎬可以尊
處九階之上矣

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中張氏曰：息一理耳。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指且升而不思，豈知升極當降，長極當消，消則不能有其富矣。○建安位氏曰：升而為四，以二體言，則柔以時升，六三為方升，而為人上，三爻皆受其升，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而為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若以巽升坤下三爻為方升，而為人上，三爻皆受其升，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階三於五，非升之元，二於五，初允升，三得進，故色蓋可升，而論六四近如九二，應五則疑，而不得進，故事是知不用，論六四近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而順事是知不用，論六四近升者，也。而猶升焉，則是其不言升，而順事是知不用，論六四近升者，也。已矣，升之道，可易言哉。

易經大全十二卷終

周會魁校正易經大全卷之十三



傳：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功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備乏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子為小人所揜蔽窮困之時也。澤中无水，井則水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

困塞而井通則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真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作安義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

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

困窮朱子曰困卦難此繫辭云卦難此難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辭也故得如此是難曉所以分曉亦不可見矣○雲峯胡氏曰困則知足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三則知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此所以為困也然剛雖困而道則亨亨身自處於貞也此則亨也與貞亨與能亨則得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則亨也與貞亨與剛柔自乾坤往來于大與非不正之九居五未嘗變有言不信又戒處之險不可尚口也○進也言人誰信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體言坎信之遇兌而窮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于下

而不得以卦交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不
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氣由西
而北則其勢順故兌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
勢逆而坎下兌上則二五當困之時有二五剛
言也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但二體終不相得故
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時高五各自為謀者
子來傳以發其意就柔傳釋之可也

柔曰困剛揜也

傳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掩
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
人所掩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本義以卦體釋
卦名于氏奔曰乾上九降居九二而之險坤六二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傳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
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
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
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
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朱子
而不失其所亨這句自說得好○誠齋楊氏曰坎
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
柔也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自困乎然困而
亨何也亨不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
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
大人能處困此剛中之道也
疾使易專論其用而先以通之困於柔猶人之困於
而不失其所亨柔以大人補承傳曰困其疾而困於
身之困而君子其即剛貞之大人乎吉无咎由於貞貞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傳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
也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本義以卦德卦體釋
卦辭西吳園張氏曰當言以避禍曰尚口乃窮
夫子於困象傳曰當言以避禍曰尚口乃窮
初九是也剛中則剛掩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
其惟二五剛中則剛掩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
一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又以辭歸重又在九
說上六雖窮於言而終不見信於坎兌相失而
成困象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傳澤无水困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

○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
矣其於困也何有○險中張氏曰處險而不自得
顏子既於德畏於孟○孟氏曰臧倉身彌困而道彌
亨唯君子能止其所處○虞氏曰臧倉身彌困而道彌
為句所如良止其所處○虞氏曰臧倉身彌困而道彌
然不此者其惟君子乎
亨能此者其惟君子乎

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
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
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墮獲於窮阨所
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程子曰大凡利害
得致之為言直知人以力自致之謂也以之不得
命固已定君子須知命而後君子於困窮之時須
子蓋命苟不知命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
致命便遂得志其得過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
志而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
言授命言持以與久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
而亨矣朱子曰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
仰不愧日十二時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須是合宜
不暇懼只成此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
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如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
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問澤无水困君子

物六譬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也困者子道窮之時也當
復為我之推致其命雖其命已致而志猶未遂也
伊川解作之推致其命雖其命已致而志猶未遂也
却授命皆是此意授命皆是此意授命皆是此意
之也○建安白氏曰○建安白氏曰
以澤中有火而為澤上水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
也非有火所以為澤上水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
水非有火所以為澤上水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
二非有火所以為澤上水其卦為困聖人宜象之
猶今水在澤下深意存焉○中溪張氏曰○中溪張氏曰
觀困窮之象但委命於天而無所成吾志所以
里以演易之象但委命於天而無所成吾志所以
遂志猶殺身○東谷鄭氏曰○東谷鄭氏曰
可遂之參身○東谷鄭氏曰○東谷鄭氏曰
志在相則委其命於天也○雲峯胡氏曰○雲峯胡氏曰
物六譬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傳六以陰柔處于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
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為援助則可以濟
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
失夫作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
困猶株木之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
也四近君之位在他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
庇物故為株木譬所以居也譬困于株木謂无所
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
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安
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
出之勢故至於不覲終困者也

也運安立氏曰初六居困體之下故曰困
上六所揜猶无枝葉之木不能覆庇之故初不安
其居是譬用三歲之久而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
暗之谷雖歷三歲之久而初又處坎之下是入于
不能上觀乎四之正應也本義譬物之底也困于
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
甚故其象占如此或問困于株木如何朱子曰
坐臂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不可
物之正應不能庇其體行則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
中溪張氏曰此人之體行則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
幽谷不能自行以出於困也臨川吳氏曰初六于
在坎下不能自入於幽谷也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非特剛柔之困亦柔之困也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于石則又甚焉剛柔之困亦柔之困也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石則又甚焉剛柔之困亦柔之困也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絃飲又甚焉剛柔之困亦柔之困也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陰亦可見矣平菴項氏曰初六于

此正光三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
之困六三秋冬之交蔓草葉晚而刺存故為蒺藜
之困若物六在坎之下正大冬之時也蔓草為霜
雪所殺藜有子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二爻皆陰故
繫以章木之象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
至於陷矣梁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

无咎

傳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

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危險難无所動其
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
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
欲施其惠故為困於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
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
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
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且來也
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
之利用亨祀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
用至誠如亨祀然其德既誠一作自能感通於上
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

之時誠一切至可通神明不必急于往也无咎諸
家以為誰咎則當如之象曰又誰咎也今象曰
中有慶則征凶者行非其時故凶而於義无咎也
本義精矣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傳雖困于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

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

亦君子之道亨乃有慶也如何朱子云他下面有

許多好事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于其宮不見其

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剝居陽

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

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剝險而上進則二陽

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

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

蒺藜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

宮其居所安也妻其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

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則有

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

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其可得見耶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

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

其

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疾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見乎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疾藜指二宮謂二而妻則六也其義則繫辭備矣朱子曰六三陽之陰上之則上六為妻○中溪張氏曰石之為物堅確而不納者也指九四與初為應三雖此四而四不納之矣坎為叢棘乃疾藜也六三進則過乎九四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下而失所憑是據于疾藜也六三以陰居陰故三以七為妻然三與上无應而上六以陰居陰故三以七為耦而凶也○童溪王氏曰六三陰也而居陽自以為陽也故求配于上六然上六宮則居陽自以為陰故曰入于其宮不見其妻○雲峯胡氏曰六三本欲檢九二之剛然九二剛中正二陰柔不中正故自取困焉上六剛之極悔則猶可至于七則六

三則上困于九四下據于九二以不正處二剛之間失其所安唯凶而已

象曰據于疾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傳據于疾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

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入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
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
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
阻于二故其來遲疑而徐以是困于金車也已之
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
豈不可羞各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
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
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
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
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本義初六
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

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
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為九二象未
詳疑坎有輪象也中溪張氏曰坎為輿九二居坎
來徐徐若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
乎初始不可求必以通故二曰方來五曰乃徐說
之時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相與正也徐
四曰來徐徐皆緩辭也初與四應相與正也徐
徐者為九二金車所隔也初與四應相與正也徐
有終非九二金車所隔也初與四應相與正也徐
大欲觀則欲觀者終未觀欲來者終未觀故曰
終未觀欲來者終未觀故曰終未觀欲來者終未觀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傳四應於初字九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
來雖居不當位為不當位也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物之在於地也上謂物之在於天也

九五剝削困于赤紱乃有說利用祭祀

謂剝削也皆掩於陰為其傷害剝削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無與也赤紱臣卜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下皆求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剝中之德下有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

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有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故徐合而後有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祀之意則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祇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謂封畝氏曰享祀人臣所以祀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也用與也謂貞貞大人吉困於二交互明其義

困於二交互明其義

故在二言朱綬五言亦綬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
 祀也○二言朱綬五言亦綬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
 也○二言朱綬五言亦綬在二言享祀而五言祭
 以行也二五取象皆相同應二故一朱綬五言亦綬
 誠一說二也二五取象皆相同應二故一朱綬五言亦綬
 則五不可言者二祭享然則或急征以求上之求下
 是則論也

本義剝則者傷於上下下既傷則赤綬无所用而
 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剝故
 有此象然剝中而說躄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
 象中又利用祭祀又當獲福德始雖未應終則應
 也○爾室陳氏曰凡易言祭祀處文多中實不則
 中實則誠信之象中虛則誠信之象中實則誠信之象
 利祭則有亨通獲福之理焉

象曰剝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利用祭祀受福也

傳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
 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
 白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
 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亨天
 下之困而亨受其福慶也五言中直所以釋彖辭
 貞字之義二言有慶五言受
 福所以釋彖辭吉字之義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力軌反 五結反 五骨反

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
纏束之物乾危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
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乾危也動悔動
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
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
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矣故吉三
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
也曰三居剝而處險困而用剝險故凶上以柔居
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
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
吉屯險極而困說解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

也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乾危曰動
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
征而吉矣六困于葛藟曰葛藟之象也○雙湖胡氏曰藟
蔓生上爻柔之象○中溪張氏曰困至上六困之
極矣處困而窮動輒得悔必知有悔爻之心斯有
可出困窮之道故聖人特以征吉勉之○季氏椿
年曰自四以上困之極也自四以下處困之極而
思有悔為亨之時通往則吉也○雲峯胡氏曰困窮
而有悔其字之時乎然則困不害其亨柔困不悔不
言兩悔字與豫悔遲有悔而則同豫言悔遲則事必
有可悔如此言事雖可悔而則同豫言悔遲則事必
人悔過如此○關封賦氏曰處困則吉聖人奉七欲
路知柔不可牽捨之可動也○趙氏曰是也故征凶存不
鄭氏剝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存不
可不動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
吉獨於上六言吉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

失其本性无... 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 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

汜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傳汜幾也繙梗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美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旣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本義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槩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

不竭故无所喪... 皆其井則无... 害矣故曰往來井井

也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
羸其瓶是以凶也

傳 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土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
本義 以卦象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并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
亦未繙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傳 木承水而上之來 一作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本義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及器則前面却有瓶瓶自口及瓦器此不可曉想只是說水之津

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瓶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嵩山晁氏曰或謂彖主三陽言五井例寒泉食是陽剝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滌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併其瓶而凶者也
上如字又時掌友
勞力報反
相息亮反

潤上行至那木之生津潤物亦上行直至樹末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字
木之生津潤物亦上行直至樹末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字
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蓄滿葉每晨葉上問如右
水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預曰木上有水也問如右
井之義與木上水底却何預曰木上有水也問如右
之此水○本在井底却何預曰木上有水也問如右
是木穿水○中程子水桶之說否曰不給人之食故取
與所及者衆之說不相合也○臨川吳氏曰井之養
人其勞而休息之也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
者使野人無功勉以相助也○建安丘氏曰無君子
莫治野人之制或取諸此○雲峯胡氏曰井以喻
性然則勞民之功相取諸此○雲峯胡氏曰井以喻
使民自養又有井田所以養人之性也而以君養民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傳井與禽皆物也就物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

无應援无水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
井之不可食以泥汗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
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冰則舍置不用矣井
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
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
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水上水之象故
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
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所舍也本義井以陽剛為泉
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
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臨川吳氏曰井
柔為土初六陰柔在水之下故為泥○雲峯胡氏
曰井以上出為功初在井下泥而不為人所食矣

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而為旧井而禽亦莫之顧矣○進齋徐氏曰人品汚下不能強於為善无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於此爻可以知所當勉矣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傳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冰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土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声與乾之時舍音不同本義言為時所棄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射食亦反鮒音附

傳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此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上出而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巳鮒或以為蝦或以為蟞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无功用而不言悔吝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

此二葉與錯二十葉互

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本義
九上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
上行故其象如此今手曰射中多有之○進齋徐氏
曰井谷者井傍穴也九二射中上无應與中微物徐氏
謂初應及下水注有井象射射之象又為自實可及
而有應敵漏之注象於初以雲峯却氏曰井以出為
二无應而下注於初以雲峯却氏曰井以出為
能射射以汲井言知敵其不足以上傍穴而反漏於
巽體覆盂亦有曰象言敵其不足以上傍穴而反漏於
覆敵漏之象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
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

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臨川吳氏曰與謂應无
出者○進齋徐氏曰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敵漏皆
无與之故也嘗謂人才生而射鮒在甕而敵漏皆
下流之歸者皆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
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
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滌息列反

九士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傳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
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
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
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

井之潔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也三居井之時割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本義潔不使汙也井潔不食而使入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三句若非王明則無以救拾人才○中溪張氏曰九三以陽割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

此潔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使我心惻也而行者過之亦為之惻然也然三有皆被其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泉見食而雲峯胡氏曰初六為泥而不受其利澤之福也○道之美而不食何哉為我惻也此水可用非我道之人為我惻也此水可用惟五及非應也而曰王明周公特筆也五明則汲之以及物而上下並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傳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本義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也誠齋楊氏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可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測

之非為井剛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于上者
則也井一用一邑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
有美井无善及則如天无井有賢者无明王則如无
賢仲尼曰王明不與天乎孰能宗予然則九三之
側也井云乎哉君子云乎哉故微宗則傳說巖野之
大舜雷澤之漢父微明啓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
晉靡 麓剛旧反

六四井甃无咎

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
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
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
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久之功
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
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 **本義**

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傳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有濟物之功亦一
若能脩治亦有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
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 **平菴項氏曰**
泥與甃皆陰

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脩治而
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則无咎占者能
自脩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可以无咎矣 **中溪**
曰井甃者甃而脩之也井而甃矣則旧井完而新
之俾勿壞然六四才柔雖未能施其井養之用而
近承九五井列之主苟能甃而治之脩而潔之則
將有汲引上出之功而尤汚濁不食之咎矣 **○**
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二三之滌也初之泥也二
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也七二之谷也滌與甃其皆
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穷矣

也初人不在正下故不能自備而為泥六四正而
在上故能自備而為泥六四正而
在初人不在正下故不能自備而為泥六四正而
任和卦存誠之則內以故為其備井之象○建安立氏曰三
其汚盂不潔則汚者不潔不潔則不潔不潔則不潔不潔則不潔
子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傳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
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其潔之
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
者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
而後言元吉**本義**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於物故
為此象占者有其德則契其象也嵩山鼎氏曰井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
為至善之義

靜而虛泉者陽之用也故動而寒○漢隨程氏曰
水始達曰泉坎水之正性則寒坎北方也○瀘川
毛氏曰三與五皆息之象也○漢隨程氏曰
泉也故曰三與五皆息之象也○漢隨程氏曰
峯胡氏曰井不至此則正性已浚之泉也故曰食
所謂井養而不竭也○漢隨程氏曰
潔也三之潔也○漢隨程氏曰
者何哉五在
食與不食命
人事言寒言
理命也兩得
為泉者水固
趨下射谷而
及不若坎之
盈德與器之

易經卷之六
之德已盡矣矣
寒泉之食則
坎中之泉則
亦將出而吐之
收詩救反又
食之乎
九五
雖未能收
不食井泥
之功而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傳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非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人作躰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夫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建安丘氏曰上六有井口之象收者汲器之出也幕者覆井之具已勿者禁止之也井以上出為功縮至於收而井養之用成矣聖人之心以博施濟衆為公而不以井養之利為私故勿幕為夫性收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傳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用在上而不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

而勿幕然後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故獲大善之吉苟收縮之內卦復幕其井則非元吉在上井道之大成矣蓋內卦井道之小成外卦井道之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緇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必有孚乃元吉也雲峯胡氏曰六陰之象元吉之占何哉他卦之終為極為變唯井與鼎終乃成功蓋孚字例訓為信本義曰有孚謂出有源而不窮也蓋其出有源井之體也其應不窮井之用也必如此而後為盡性之極功

故在上則田
 之功愈大則
 井之泉井大
 陰也泉象井
 九言言井象
 六言言泥井
 幕射始泥達
 之射始泥達
 可食之象達
 井也上之象
 物二皆在井
 四皆在井中
 皆在井中而
 ○皆在井中
 皆在井中而
 谷既泄也
 交井必泄
 初與人必
 三才之事
 取義也



傳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
 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
 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
 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
 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遠行則睽而已乃火在
 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剋相滅息者也所以為革也
 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
 故為革也

革巳日乃亨元亨利貞悔亡

易卷六十一 離下

傳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
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
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
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無變動之悔乃
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有可悔也况反害乎古
人所以重改作也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
在下火然則水乾水决則火滅中必二女合為一
卦而必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
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
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
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

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牙子曰鄭東
炳亦解得好初爻為炳底二爻為炳眼三四五爻
是炳腰處上爻是炳頭是炳口○卦中要看得親切須是
兼象看但象不傳了鄭東知其義理其象如以好為
亦革為炳小過為飛鳥亦其義理其象如以好為
象故有杜撰之象○為沙鄭氏曰革有鼎生為好為
澤而受相之鼎則相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曰
澤○火不相遇則相以鼓鑄成鼎也○沙隨程氏曰
已信○可與○成○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志○變○可與○成○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也○變○可與○成○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理○然○進○齋○祭○成○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可○勝○者○利○於○人○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離○象○入○者○利○於○人○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慮○始○入○者○利○於○人○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約○義○理○而○非○妄○言○也○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謂○凡○言○之○未○有○言○也○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此○獨○言○之○未○有○言○也○日○乃孚言不信者從其所

永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

曰革

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
息又為半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
謂止息也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
為復也寒性則暑來暑性則寒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為成焉本義以卦象釋卦名
義大略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革
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日不來子曰
則一也但有陰韻而叶之耳臨川王氏曰澤火非
相息也唯睽者則革其不勝者爾○李氏曰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

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此方之正水火
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
之而離火從下燬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盪泉
而無寒火又曰睽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
彖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同行有相離
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
於革○雲峯胡氏曰卦以相違為睽相革為息而
既濟水在火上曰相息者何也坎之上水動水也
火不能息之澤中之水生息者存猶人一在上而
故息感息之中有生息之義也
傳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
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巳日使人信之
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信始
以為疑者有美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

者未之有也

說音悅

當去聲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傳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本義以卦德釋卦辭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庸齋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於人情○蓋峯胡氏曰象未有言悔凶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悔其悔乃凶當字即是貞字一有

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者不當者也
革之意可知夫○
則其悔之不至○
慮其悔之不至○
既其悔之不至○
謂悔與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

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
變改世故一作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
時大矣哉本義極言而贊其大也朱子曰革是更
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
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此補彼如錫
靈家事相以若更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易
非上補直鑄漏而已盡說順天應人非也○李氏曰
言順天應人後來盡說順天應人非也○李氏曰
人革就革命上說言順天應人非也○李氏曰
革春而為高武革高而為周天陰事畢時變係為湯
夏而為天地造此密運替移革春而為夏安丘氏
曰大陰陽火謝而為四時以成况古往今來世更
變則革陽火而為高武革高而為周天陰事畢時變
不過順天應人而已○中溪張氏曰夫時未當革
下人不能先時而當其可謂時故彙辭贊之曰天
言之時大矣哉亦○朱子曰天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革重事也而必以陰
道行之其義大矣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傳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曰
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

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
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本義四時之

變革之大者朱子曰澤中有火之象陽衰火盛則水能滅火此只是
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陽衰火盛則水能滅火此只是

君子觀此象便云治曆明時○問革象不曰澤中有火不
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陽衰火盛則水能滅火此只是

見得水火相則火成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不
則二物並在一相息之象否曰亦是任他○林氏曰
漸說因革卦得正法云歷須年改革不魯推得那
蓋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魯推得那

歷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中便有
物治歷明時非謂理○當改革蓋四時與治歷明時
不其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指
指後只是見得自然水上火下相剋之義也澤中
剋者五行之自熱不有剋何相剋之義也澤中
火則相息矣然象知天地之變革也如此坐而
相因君子規時之象以明之也○歲之變革也
致者此他治時以明之也○歲之變革也
革之至大者治時以明之也○歲之變革也
秋冬之代序惟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時
明時也○雲峯胡氏曰四時以相生為治時
交以相克為革不相克何以相生善治時當能
之○西溪李氏曰書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
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革

初九鞅用黃牛之革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

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
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
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躰勢之重以
才則離躰而陽也離性上而剝躰健皆速於動也
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剝不中而躰躁所
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
也鞅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鞅用黃
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
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不革而已
安得便有吉凶乎

本義 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鞅

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
 不同也其占為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人
 之於變革其謹如此中溪張氏曰革有拘束之義
 黃牛象初則在外為革蓋初處變革之時上無應援豈宜
 非可革但當用此居初則居當革之時上無應援豈宜
 輕操但當用此居初則居當革之時上無應援豈宜
 牛取卦名而義不可妄動以有為也○雲峯胡氏曰
 革尚變故賁之爻有不實者存慎之文有不慎者
 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義為黃牛之革六柔順而
 固之戒其輕也遷六二執用黃牛之革六柔順而
 革中正中順之道所固有也革初九革剛黃牛之
 革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無
 上無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象曰革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傳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

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
 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
 應上則得權勢躰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
 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
 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
 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
 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告而无咎也不進
 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躰柔而處當位躰

易經

下至十三

二十

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時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戒者猶未可遷變也

象曰日革之征則吉而无咎

傳日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

有德矣有德初有德二有德三有德四有德五有德六有德七有德八有德九有德十有德十一有德十二有德十三有德十四有德十五有德十六有德十七有德十八有德十九有德二十有德二十一有德二十二有德二十三有德二十四有德二十五有德二十六有德二十七有德二十八有德二十九有德三十有德三十一有德三十二有德三十三有德三十四有德三十五有德三十六有德三十七有德三十八有德三十九有德四十有德四十一有德四十二有德四十三有德四十四有德四十五有德四十六有德四十七有德四十八有德四十九有德五十有德五十一有德五十二有德五十三有德五十四有德五十五有德五十六有德五十七有德五十八有德五十九有德六十有德六十一有德六十二有德六十三有德六十四有德六十五有德六十六有德六十七有德六十八有德六十九有德七十有德七十一有德七十二有德七十三有德七十四有德七十五有德七十六有德七十七有德七十八有德七十九有德八十有德八十一有德八十二有德八十三有德八十四有德八十五有德八十六有德八十七有德八十八有德八十九有德九十有德九十一有德九十二有德九十三有德九十四有德九十五有德九十六有德九十七有德九十八有德九十九有德一百

象曰日革之征則吉而无咎也

傳日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

謂所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備此三者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後革者示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加之功也凡卦中言加者皆一與五應如隨之孚于加逐之加是也

九二征凶貞厲革言二就有孚

傳九二以剛陽為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為也在乎守

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
 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于二而
 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
 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
 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有一作當革若畏懼而不
 為則失時為害唯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
 稽公論至于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無過矣宋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
 凶貞厲之戒然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三就則
 亦有孚而可革也宋子曰革言三就言三審結裏
 革不當革說成一審又更如此商量一審生于三
 審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毛氏曰

火居澤下能无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交適
 其會也○建安丘氏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
 征凶者蓋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
 而當者也故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而革
 過時而革之不當者也故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
 中故勉以革之○雲峯胡氏曰革貴乎中初九不
 凶貞厲以革之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可革矣
 不中者也又恐其一剛也故恐其征而不可革矣
 必革之言象第三就審之變則有孚而可革矣
 口有言象第三就審之變則有孚而可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
 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已之私意
 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本義言已審進審徐氏曰
 乃革之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傳九四革之盛也陽剝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無繫私字有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剝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心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業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剝而不過近而不過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

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本義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節齋蔡氏曰革則有悔亡亡革可改前之命今湯武革命是也○雲峯胡氏曰三剝居剝故征凶三四剝柔不偏故悔亡然必有孚則有改命之意上下三爻則故革故而為新故有謹重言革直言改命上三爻則故者已革而後可改命後之可疑也又在離火兌澤之交其夏令改而後乃吉甚矣天下有其時不可輕改命矣必有孚積孚之素也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
美一作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
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中溪張氏曰
革者當矣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止是也故乾九
四亦曰乾道乃革有孚謂上下信之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傳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
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
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
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

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

德一作變革之炳然

昭著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愛

大人之革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

伊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

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

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

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

亦必自其未占之時入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

耳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約變是就身

簡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

他自新後如此克明後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

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

一此如世人此小功只是補底只是銅露聖人直是渾淪
換過了如鑄鐵相補底只是銅露聖人直是渾淪
未著也○漢上朱氏曰○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文
龍革九五虎則其文炳然○雲峯胡氏曰天地之文
龍言交革道愈進而大人造之象下卦言革而毛卦
蓋仲夏毛希而革易秋毛落更潤澤而鮮好
謂存神過化與天地同流而非區區小補之事也
未占然蓋諸家皆以為不待占决而人自信之在
義亦先蓋則其重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
未占之先則慶於來漸之先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
室未易相慶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飛則曰龍革
中實含戒之意○龍湯武則一也乾之飛則曰龍革
之變則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乾之飛則曰龍革
下唯德之見故曰龍湯武則一也乾之飛則曰龍革
曰虎○雙湖胡氏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筮義周公
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義周公
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
乎張子曰虎交文章大故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
乎蔚○臨川吳氏曰炳者如火日之光明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
革而變其者見若豹之彬彬也小人昏愚難遷者
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
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
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
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

有苗有象其來格烝火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為己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告也居貞非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無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

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又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本義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止則告變革之事非滌已者不可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占者如之王氏變特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成矣故皆言變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交之象六居上者皆陰

之作此

易經大全十三卷終

